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治理*

王 涛

内容提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呈现出由点及面、遍布全域且数量不断增长的特点。殖民遗留问题、族群诉求是刺激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因素。分离主义运动表现为要求自治、独立或归并他国,诉求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实力对比则决定了分离主义运动的行动策略。武装斗争、议会竞选、街头抗议与网络动员在不同情况下都成为分离主义运动的选择且出现配合使用的特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分离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制造新的、更多的问题。在应对分离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各国结合硬性治理与柔性治理手段,前者用于短期内的快速压制与平息,后者致力于长期安抚与和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治理分离主义的成败与经验教训,值得深入关注。

关键词 分离主义运动 撒南非洲 诉求 行动策略 治理

分离主义指一国内某区域人群追求自治、独立、归并他国等的思潮与行为。^①具体到分离主义运动,指在未得到母国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强制力或威胁使用强制力,试图占据母国一部分领土来创设新国家,或将其归并到其他国家的行为。分离主义运动困扰一国乃至地区稳定和发展。^②撒哈拉以南非洲(下文简称“撒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数量多、分布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大,厄立特里亚、南苏丹两国就是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物。撒南非洲国家治理分离主义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与反思。学界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国外对撒南非洲各国分离主义运动有较深入的案例分析并出现多种案例结集出版的论著,其中不乏对分离主义运动的理论探讨。^③不过,从整体上对这一地区分离主义运动进行类型学归纳与概括的研究还不多,有可深入的空间。^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安全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编号: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 在英文语境中,separation 既可以是分离建国也可以是以分离求自治,secession 更多指分离建国,本文采用含义更广的前一术语。参见周光俊:《何种分离?谁之命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

② 参见闫健:《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何以能成功?——对厄立特里亚和南苏丹的比较分析》,载《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3辑。

③ 例如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Redie Bereketeab (ed.),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in Africa: The Post-Colonial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5. 帕尔格雷夫手册辟出多章专门介绍撒南非洲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See Martin S. Shanguhya and Toyin Falola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chapter 25, 29.

④ 相较于欧亚地区的分离主义,国内对非洲分离主义的研究较薄弱。刘泓主编的有关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的著作,涉及非洲分离主义案例(南苏丹),并从理论上总结了反分裂策略。参见刘泓等著:《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笔者前期研究聚焦非洲分离主义个案分析,参见王涛、汪二款:《图阿雷格人问题的缘起与发展》,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5期;王涛:《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探析》,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王涛、王璐晔:《卡萨芒斯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及启示》,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2期;王涛、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王涛、朱子毅:《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运动与坦桑尼亚联合政府的有效治理》,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6期。

一、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的时空演变

自20世纪50年代苏丹南方爆发内战以来,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逐渐增加,在空间上由点及面。在第一阶段(1956—1972年),分离主义运动主要集中在西非萨赫勒(Sahel)、中部非洲,涉及苏丹、刚果(金)、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在第二阶段(1973—1990年),新的分离主义运动频发,波及赞比亚、安哥拉、塞内加尔、坦桑尼亚、马里与尼日尔。1973年以来,埃塞俄比亚同时发生厄立特里亚与欧加登分离主义运动。苏丹南方内战则在1985年再次爆发。第三阶段(1991—2010年)是分离主义运动集中爆发期,前三年(1991—1993年)新增四起分离主义运动。到1998年,分离主义运动波及至少18国。在非洲之角、萨赫勒、南部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形成多国连片态势。在第四阶段(2011年以来),分离主义运动数量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息的图阿雷格人(Tuareg)、提格雷人(Tigrayans)分离主义运动分别在2012年、2016年再次爆发。七十多年以来,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数量先增后减,但在空间上持续扩散,遍布全域。

图1 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时空变化^①

分离主义运动时空演变与撒南非洲形势发展有密切关联。1956—1972年,分离主义运动源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首先,据1884—1885年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确立的殖民地边界,殖民者将不同文化信仰、不同经济政治传统的族群强行合并到一块殖民地,或将同一族群分割至不同殖民地。^②其次,殖民统治加剧殖民地上族群对立。如英国殖民者对南部苏丹实施了以间接统治、封闭管理、英语语言政策为核心的排斥北方人参与的政策,导致南北方“无情的分化”。^③最后,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确立边界不得更改原则以避免纠纷,继承了不合理的殖民边界,留下了族群整合的艰巨任务。^④第一次苏丹内战、厄立特里亚战争、加丹加战争(Katanga

^① 笔者在统计1972年后各阶段分离主义运动时,也纳入了前一时期爆发并延续至统计时期内的分离主义运动。资料来源:Ryan D. Griffiths, "Between Dissolution and Blood: How Administrative Lines and Categories Shape Secessionist 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3, 2015, pp. 731-751.

^② Charles G. Thomas, "Secession and Separatism in Modern Africa" in Martin S. Shanguhya and Toyin Falola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p. 729.

^③ [美]罗伯特·柯林斯著,徐宏峰译:《苏丹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50页。

^④ Edmond J. Keller, "Secessionism in Afric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Policy Studies*, vol. 13, no. 1, 2007, p. 1.

Civil War)、比夫拉战争(Biafran Civil War)都是原殖民地边界内不同族群矛盾激化的产物。^①

表 1 撒南非洲主要分离主义运动情况^②

| 地区 | 国家 | 分离主义运动 | 时间 |
|------|------------|-------------------------|-------------------------|
| 西部非洲 | 尼日利亚 | 比夫拉内战 | 1967—1970 年 |
| | | 伊博人分离主义运动 | 1990 年至今 |
| | 塞内加尔 | 卡萨芒斯分离主义运动 | 1983 年至今 |
| | 马里 | 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 | 1960—1995 年 |
| | 尼日尔 | | 2012 年至今 |
| 中部非洲 | 喀麦隆 | 英语区分离主义运动 | 1961 年至今 |
| | 赤道几内亚 | 比奥科岛分离主义运动 | 1980 年至今 |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 加丹加内战 | 1960—1963 年 |
| | 安哥拉 | 卡宾达分离主义运动 | 1975 年至今 |
| | 赞比亚 | 洛兹人分离主义运动 | 1964 年至今 |
| 东部非洲 | 苏丹 | 第一次苏丹内战 | 1955—1972 年 |
| | | 第二次苏丹内战 | 1983—2005 年 |
| | 埃塞俄比亚 | 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 | 1960—1993 年 |
| | | 欧加登分离主义运动 | 1973 年至今 |
| | | 奥罗莫人分离主义运动 | 1992—2012 年 |
| | | 提格雷人分离主义运动 | 1975—1992 年、2016—2022 年 |
| | 索马里 | 索马里兰分离主义运动 | 1991 年至今 |
| | 肯尼亚 | 希夫塔战争 | 1963—1967 年 |
| | | 蒙巴萨分离主义运动 | 1999 年至今 |
| | 坦桑尼亚 | 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运动 | 1964 年至今 |
| 科摩罗 | 莫埃利岛分离主义运动 | 1997—2002 年 | |
| | 昂儒昂分离主义运动 | 1997—1998 年、1999—2008 年 | |
| 南部非洲 | 纳米比亚 | 卡普里维分离主义运动 | 1999 年至今 |
| | 南非 | 西开普省分离主义运动 | 2007 年至今 |

1973 年以来,经济危机刺激了更多分离主义运动(见图 2),这又与部分非洲国家内部发达地区离心倾向有关。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初撒南非洲经济增长势头放缓,部分国家国有化政策加剧经济颓势。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民众认为被其他地区拖累,产生离心倾向。^③ 奥比昂(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的国有化政策就导致赤道几内亚经济衰退,1981 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及 1977 年的 1/3,引发布比人(Bubi)不满,导致比奥科岛(Bioko)分离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① Onyeonoro S. Kamanu, “Secession and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An O. A. U. Dilemm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2, no. 3, 1974, pp. 355–376.

^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③ 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29–265.

80年代兴起。部分国家为应对危机,推行了有差别或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激起部分群体不满,引发分离主义运动。出口丁香的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最富裕的地区,在1977年全国经济衰退之际,坦桑尼亚政府占有大部分丁香收入的政策激起桑给巴尔人的不满。^① 赞比亚对洛兹人的土地国有化,苏丹对南苏丹、安哥拉对卡宾达(Cabinda)的石油开发垄断也属类似情况。

图2 撒南非洲国家GDP增长率与分离主义运动^②

冷战终结引发世界格局剧变,在撒南非洲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分离主义运动猛增。一是20世纪80年代“结构调整计划”削弱了非洲国家统治基础,一党制在非洲失去合法性根基,^③长期受压制的分离主义者走上前台。例如,1991年1月索马里一党制政权被推翻,国内陷入军阀混战。伊萨克部落(Isaac)在5月宣布索马里兰(Somaliland)独立,并引发索马里其他地区独立或自治的连锁反应。^④ 二是域外大国为了重塑非洲政治格局、掌控关键地区,支持某些分离主义运动。早在1975年,法国就劝说马约特岛(Mayotte)拒绝加入科摩罗。20世纪90年代,法国更以马约特岛为示范鼓动昂儒昂岛(Anjouan)与莫埃利岛(Mohéli)脱离科摩罗,以扩大在西南印度洋的影响。1997年两岛分离主义运动相继爆发。^⑤ 非洲国家间也相互扶持“分离代理人”,例如苏丹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埃塞俄比亚反过来援助南苏丹分离主义者。三是在多党制下分离主义者试图组织反对党赢得地方选举,推进“合法”分离。^⑥ 其中一些分离主义政党由反政府武装转型而来,如埃塞俄比亚“西索马里解放阵线”(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1991年转型为“西索马里民主党”(Western Somali Democratic Party),扎伊尔“争取民主和社会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Progrès Social)1992年转型为同名合法反对党。喀麦隆、坦桑尼亚等国的分离主义反对党是在多党制下新成立的(见表2)。

^① Greg Cameron, “Zanzibar in the Tanzania Union”,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 196.

^② World Bank, “Sub-Saharan Africa GDP Growth Rate”, *The World Bank Data*, September 18, 2021.

^③ 张宏明:《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6期。

^④ Matt Bryden, “State-Within-a-Failed-State: Somaliland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Paul Kingston and Ian S. Spears (eds.), *States-Within-States Incipient Political Entit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04, pp. 167–188.

^⑤ Gregor Dobler, “Secessionism in Anjouan, Comoros: Internal Dynamics, External Decisions”,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p. 151–178.

^⑥ Baker Bruce,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mong Africa’s Separatist Movemen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1, 2001, pp. 66–86.

表2 撒南非洲出现的以分离为目标(或手段)的反对党^①

| 所在国家 | 反对党 | 成立时间 | 领导人 | 政党目标 |
|-------|--------------------------------------|--------------|--|----------------|
| 喀麦隆 | 社会民主阵线 (Social Democratic Front) | 1990年 5月 | 约翰·弗鲁·恩迪 (John Fru Ndi) | 赢得选举以实现西北地区独立 |
| 赞比亚 | 赞比亚议题党 (Agenda for Zambia) | 1996年 10月 | 阿卡尚巴特瓦·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 (Akashambatwa Mbikusita-Lewanika) | 赢得选举以实现西部省独立 |
| 埃塞俄比亚 | 伊斯兰团结党 (Islamic Solidarity Party) | 1991年 1月 | 阿卜迪拉赫曼·优素福·马甘 (Abdirahman Yusuf Magan) | 赢得选举以实现欧加登地区独立 |
| 坦桑尼亚 | 公民联合阵线 (Civic United Front) | 1992年 5月 | 赛义夫·哈马德 (Seif Shariff Hamad) | 赢得选举以实现桑给巴尔独立 |

2011年以来,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呈现新特点。其一,发展红利惠及落后地区,有利于平息分离主义运动。21世纪以来该地区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与资本大量流入改善了当地贸易融资条件。^②在2011—2019年,撒南非洲年均GDP增长率达3.3%,各国有更多资金用于落后地区开发。埃塞俄比亚的索马里州、桑给巴尔北区、纳米比亚卡普里维地区(Caprivil)等分离主义活跃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在2011年以后都因国家投入增多而获得提升,分离主义运动被抑制(见表3)。其二,政治体制的本土化调适有利于抑制分离主义运动。经过十多年发展,竞争性多党制日渐成熟,领导人权力更迭制度化,^③部分分离主义政党相应调整了自身诉求,如“公民联合阵线”在2011年前后开始淡化桑给巴尔独立政纲。^④其三,厄立特里亚与南苏丹分离独立后要么发展停滞要么陷入持续冲突,“以分离求发展”越来越难赢得民众支持。^⑤

表3 撒南非洲部分国家与分离地区人类发展指数(HDI)^⑥

| 年份 | 撒南非洲 | 埃塞俄比亚 | | 纳米比亚 | | 坦桑尼亚 | |
|------|------|-------|------|------|------|------|--------|
| | 地区平均 | 全国平均 | 索马里州 | 全国平均 | 卡普里维 | 全国平均 | 桑给巴尔北区 |
| 2011 | 0.51 | 0.43 | 0.40 | 0.60 | 0.56 | 0.48 | 0.51 |
| 2013 | 0.52 | 0.44 | 0.41 | 0.62 | 0.58 | 0.49 | 0.52 |
| 2015 | 0.53 | 0.46 | 0.42 | 0.64 | 0.60 | 0.51 | 0.55 |
| 2017 | 0.54 | 0.47 | 0.42 | 0.64 | 0.64 | 0.52 | 0.55 |
| 2019 | 0.55 | 0.48 | 0.44 | 0.65 | 0.62 | 0.53 | 0.56 |

不过,新的分离主义运动也出现了。一方面,卡扎菲政权垮台产生扩溢效应。2011年利比亚内战后会受雇于卡扎菲的图阿雷格人雇佣军携武器返回马里、尼日尔等国,成立“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de l'Azawad),占领马里北方后于2012年4月建国,为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

^①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pp. 73, 108, 193, 310.

^② 刘晨:《非洲经济奇迹:驱动因素与长期增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

^③ 王学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现代化》,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

^④ D. McHenry, *Limited Choices: Th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Socialism in Tanzania*, Boulder: Lynne Rienner Press, 2013, p. 199.

^⑤ Oumar Ba, "Re-Drawing the African Map, A Critique of the Idea of Secessionist Deficit in Africa", *ASPJ Africa & Francophonie*, Issue 3, 2013, p. 93.

^⑥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Global Data Lab.

注入新动力。^①另一方面,“伊斯兰国”进行渗透。阿布·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伊斯兰国”及其哈里发国家理念吸引一批非洲极端组织追随,产生与极端主义相结合的分离主义运动。2015年3月,“博科圣地”(Boko Haram)效忠“伊斯兰国”并更名“伊斯兰国西非省”(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宣称要将尼日利亚北部分离出去。2016年“伊斯兰国”大规模向撒南非洲渗透,在萨赫勒与非洲之角拓展势力范围。受其影响,一批持分离主张的极端组织出现(见表4)。

表4 2011年以来撒南非洲的极端分离主义组织^②

| 组织名称 | 所在国 (所在地区) | 成立时间 | 领导人 | 组织目标 |
|--|---------------|--------------|---|---------------------|
| 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n the Greater Sahara) | 西非萨赫勒地区 | 2015年 5月 | 阿德南·阿布·瓦利德·萨赫拉维 (Adnan Abu Walid al-Sahrawi) | 扩大“伊斯兰国西非省”控制范围 |
| 索马里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n Somalia) | 非洲之角地区 | 2015年 10月 | 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穆明 (Sheikh Abdul Qadir Mumin) | 将东非各国索马里人分布区重组为统一国家 |
| 东非贾巴(Jahba East Africa) | 东非地区 | 2016年 4月 | 穆罕默德·阿里 (Mohamed Abdi Ali) | 在东非建立“伊斯兰国”辖区 |
| 伊斯兰国中非省 (Islamic State Central Africa Province) | 中部非洲地区 | 2018年 8月 | 穆萨·巴鲁库 (Musa Baluku) | 扩大“伊斯兰国中非省”控制范围 |

二、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的诉求

分离主义运动与族群矛盾息息相关。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主张只存在基于民族自决理念的民族分离主义。^③不过除了依托族群的传统独立型分离主义运动外,宗教理念同样以其对世俗权威的挑战,为极端宗教型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依据。族群与宗教诉求结合则催生出民族-宗教混合型分离主义运动。^④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提出边缘地区群体致力于摆脱中央剥削的外围分离主义(peripheral separation)与中心群体致力于摆脱边缘负累的中心分离主义(central separation)。^⑤基于对分离目标的程度判定,有学者归纳了要求自治的内向分离主义(internal separation)与要求独立的外向分离主义(external separation)。^⑥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大致有自治型、独立型、归并型三类。

^① Douglas Livermore, “The Case for Azawad, Rectifying the Past to Save the Future in Northern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22, Issue. 4, 2013, pp. 282 – 293.

^② 刘中民、赵跃晨:《“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European Institute of Peace, *The Islamic State in East Africa*, Brussels: European Institute of Peace, 2018, p. 36; Tara Candland, Adam Finck, Haroro J. Ingram, Laren Poole, Lorenzo Vidino and Caleb Weiss, *The Islamic State in Congo*, Washington D. 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21, p. 21.

^③ Anthony D. Smith,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Separat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 no. 1, 1979, pp. 21 – 37; Donald L. Horowitz, “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 2, 1981, pp. 165 – 195.

^④ 杨恕、李捷:《当前世界分裂主义的类型与驱动因素分析》,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⑤ Allen Buchanan, *Secession: The Morality of Political Divorce from Fort, Sumter to Lithuania and Quebe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p. 14 – 15; Barbara F. Walter, “Building Reputation: Why Governments Fight Some Separatists But Not Ot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0, no. 2, 2006, pp. 313 – 330.

^⑥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 – 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9 – 10; Anoop K. Sarbah, “Insurgent-Population: Ties and the Variation in the Trajectory of Peripheral Civil Wa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0, 2014, pp. 1470 – 1500; 周光俊:《何种分离? 谁之命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

第一类,自治型分离主义运动。非洲独立国家受惠于民众对新生国家期望,以及非洲统一组织不得变更边界的规定,在相当一个时期,分离主义运动只是致力于在现有国家框架下追求“自治”。

其一,要求恢复原有体制、保障自治权。部分国家独立前在联合国或前宗主国主导下建立了分权体制。独立后,各国为了整合族群改变原有制度安排。自身权利受损的群体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迫使政府恢复原体制。这类分离主义运动在撒南非洲较普遍,以厄立特里亚、南苏丹最为典型。1950年底,联合国决议由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组成联邦,后者高度自治。1958年12月,海尔·塞拉西皇帝废除联合国决议,将厄立特里亚降格为一个省。1960年7月,伊德里斯·亚当(Idris Muhammad Adam)组建“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宣称若不恢复联邦制就要从埃塞俄比亚分离。^①南苏丹则是作为英埃苏丹殖民地的一部分随苏丹一起独立的。独立前,英国要求新国家实行联邦制以保障南方权益,但独立后苏丹政府却以“阿拉伯化”作为整合全国的前提,漠视并损害了南方人的权利。1963年,阿格雷·贾登(Aggrey Jaden)组织“阿尼亚尼亚运动”(Anyanya)反抗“阿拉伯化”并追求分离。1972年2月,《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给予南方自治权,分离主义运动得以平息。^②

其二,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保障自治权。某些国家的政府侵犯了少数群体利益,后者组织分离主义运动,迫使政府改革体制、调整政策。^③20世纪80年代初,“比奥科岛自决运动”(Movement for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ioko Island)指责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反对将比奥科岛的财富输往贫穷的木尼河地区(Muni),威胁要与赤道几内亚大陆地区分离,以此迫使政府允诺布比人自治。^④

表5 撒南非洲其他自治型分离主义运动^⑤

| | 分离主义运动 | 分离组织 | 所在国 | 分离诉求 |
|----------|------------|---|------|-----------------------|
| 要求恢复原有体制 | 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运动 | 公民联合阵线 | 坦桑尼亚 | 指责联合政府违反1964年《联合协议》 |
| | 洛兹人分离主义运动 | 巴罗策兰民族自由联盟(Barotse National Freedom Alliance) | 赞比亚 | 指责中央政府违反1964年《巴罗策兰协定》 |
| | 英语区分离主义运动 | 喀麦隆英语区运动(Cameroon Anglophone Movement) | 喀麦隆 | 指责中央政府破坏1961年设计的联邦体制 |
| 要求改革政治体制 | 开普省分离主义运动 | 开普独立党(Cape Independence Party) | 南非 | 要求赋予西开普省与北开普省更大自治权 |
| | 约鲁巴人分离主义运动 | 尼日利亚土著民族自决联盟(Nigerian Indigenous Nationalities Alliance for Self-Determination) | 尼日利亚 | 要求赋予以约鲁巴人所在地区更多自治权 |

第二类,独立型分离主义运动。撒南非洲国家多数分离主义运动都是对母国解决族群、宗教、经济问题的能力与意愿不抱信心,拒绝现有国家框架,转而选择摆脱母国政治控制、独立建国。其

^① Redie Bereketeab, “Eritrea, A Colonial Creation: A Case of Aborted Decolonisation”, in Redie Bereketeab (ed.),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in Africa: the Post-colonial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311.

^② Dunstan M. Wai, *The African-Arab Conflict in the Sudan*, New York: Afric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 91.

^③ Erin K. Jenne, Stephen M. Saideman and Will Lowe, “Separatism as a Bargaining Posture: The Role of Leverage in Minority Radical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5, 2007, p. 540.

^④ Baker Bruce,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mong Africa’s Separatist Movemen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1, 2001, p. 68.

^⑤ Japhace Poncian, “Fifty Years of the Union: The Relevance of Religion in the Union and Zanzibar Statehood Debate”, *African Review*, vol. 41, no. 1, 2014, p. 163;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pp. 70, 332.

中,族群边缘化与对母国“盘剥”国际发展援助的不满,催生一批要求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①

其一,以国际承认和支持倒逼母国接受分离建国诉求。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兴起后遭尼日利亚政府军事压制。为了给政府施压,1967年5月伊梅卡·奥朱古(Chukwuemeka Odumegwu Ojukwu)发表《比夫拉独立宣言》,宣布解除与尼日利亚政治联系,寻求加入英联邦、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1968年以后,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加蓬、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相继承认比夫拉独立,法国、以色列也向其提供军事援助。^②卡宾达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路易斯·弗兰克(Luís Ranque Franque)则全力寻求邻国扎伊尔的承认和支持。考虑到卡宾达和安哥拉本土被扎伊尔的领土分隔,后者对卡宾达的支持给安哥拉造成巨大外部压力。^③厄立特里亚、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则利用国际局势倒逼母国,成功实现分离。1970年初,伊萨亚斯·阿费沃基(Isaias Afwerki)组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要求独立建国。它借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政府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时机,赢得美国支持。在美国的帮助下,“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1989年11月与“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下文简称“埃革阵”)合作,最终实现分离。^④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翰·加朗(John Garang)利用美国对苏丹政权支持恐怖主义的不满,借国际压力迫使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签署《全面和平协定》,为2011年南苏丹独立公投铺平道路。^⑤

表6 撒南非洲建国型分离主义运动中的国际支持^⑥

| 分离主义运动 | 所在国 | 外部支持方 | 支持方式 | 分离结果 |
|-------------|-------|-------------------------|--|------|
| 加丹加分离主义运动 | 扎伊尔 | 比利时 | 承认加丹加独立,提供经济援助,训练武装人员 | 失败 |
|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 | 尼日利亚 | 法国、以色列、坦桑尼亚、科特迪瓦、赞比亚、加蓬 | 非洲四国承认比夫拉独立,法国、以色列为其提供军事援助 | 失败 |
| 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 | 苏丹 | 以美国、埃塞俄比亚为主 | 美国承认南苏丹分离主义运动合法性并向苏丹政府施压,美国与埃塞俄比亚向分离主义者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 | 成功 |
| 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 | 埃塞俄比亚 | 以美国、苏丹为主 | 美国支持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苏丹向分离主义者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 | 成功 |
| 卡宾达分离主义运动 | 安哥拉 | 扎伊尔 | 承认卡宾达独立,提供经济援助,训练武装人员 | 失败 |
| 卡萨芒斯分离主义运动 | 塞内加尔 | 几内亚比绍 | 提供经济、军事援助 | 失败 |

① Charles G. Thomas, "Secession and Separatism in Modern Africa" in Martin S. Shanguhya and Toyin Falola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y*,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p. 730.

② Godwin Onuoha and Cyril Obi, "Nigeria and the Biafran War of Secession When National Unity Triumphs Over Self-determination?", in Redie Bereketeab (ed.),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in Africa: the Post-colonial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247-248.

③ Phyllis M. Martin, "The Cabinda Connecti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frican Affairs*, vol. 76, no. 302, 1977, p. 58.

④ Adam M. Hussein, "Form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Somaliland in Contrast to Eritre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59, 1994, pp. 22-23.

⑤ Oumar Ba, "Re-Drawing the African Map, A Critique of the Idea of Secessionist Deficit in Africa", *ASPJ Africa & Francophonie*, Issue 3, 2013, p. 95.

⑥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pp. 207, 229, 265, 329, 361, 395.

其二,在母国与国际社会均不承认的情况下,致力于造成“分离的既成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利用了母国无政府状态。^① 索马里兰分离主义运动是一个典型。1991年1月索马里内战爆发,全国军阀割据,伊萨克部落组建“北方氏族大会”(Grand Conference of the Northern Clans)。5月,索马里兰发布独立宣言脱离索马里。该运动有三个特点:一是母国政府无力干涉。二是国际社会因担心索马里解体而不承认其分离。三是索马里兰形成较成熟的议会体制,并充分利用侨汇与本地资源实现了稳定发展,造成“分离的既成事实”。^②

第三类,归并型分离主义运动。殖民瓜分导致原有族界被打破。在族群认同强于国家认同情况下,特别是在“跨界族群”经济状况堪忧,地位较边缘时,“跨界族群”文化与情感纽带催生出一类主张恢复原有族界、将分割至多国的同一族群重新整合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当非洲国家发展受挫时,某些群体会怀念前宗主国统治,兴起了重新归并前宗主国的分离主义运动。

其一,归并邻国。同一族群分属不同国家的现象在非洲普遍存在。当某一族群独立建国并拉拢邻国同族时,“跨界族群”认同就提高至超越国家认同的地位,希望归并到本族所属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随之产生。^③ 其典型就是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人分离主义运动。1960年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兰顺利整合,实现新生索马里国家“五统一”的第一步。据其设想,未来索马里还将整合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肯尼亚的东北地区、吉布提(法属索马里兰)等索马里人聚居区。受其影响,肯尼亚东北索马里人向英国请愿,希望能脱离肯尼亚归并索马里。当新生的肯尼亚政府拒绝分离请求而索马里政府针锋相对时,希夫塔战争(Shifita War)于1963年11月爆发。欧加登索马里人的分离主义运动也得到索马里政府支持,最终引爆1977年欧加登战争(Ogaden War)。^④

其二,分离并整合几国毗邻区域。当“跨界族群”被分割至不同国家且在各国均处于弱势地位时,为改变现状,该族群会寻求分离并整合为一个由其主导的独立国家。^⑤ 萨赫勒地区的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就是这种情况。法属西非独立后,人数稀少但分布范围广的游牧族群图阿雷格人被分割至马里、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各国对他们的防范与同化激起图阿雷格人的分离主义运动。2012年4月,比拉勒·阿切里夫(Bilal Ag Acherif)发布《阿扎瓦德独立宣言》,宣布将整合分散在各地的图阿雷格人牧区,新建阿扎瓦德国家(Azawad)。^⑥

其三,回归前殖民宗主国。撒南非洲部分国家独立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挫,一些民众不满现状,怀念殖民时期的“好日子”。放大独立后的问题,美化殖民统治成为批判现状的依据,这在不少国家都曾出现过,但据此要求回归前宗主国的分离主义运动却不多,其典型是科摩罗。1975年7月,大科摩罗岛(Grande Comore)、昂儒昂岛与莫埃利岛摆脱法国统治组建科摩罗联盟,与之相邻的马约特岛继续由法国管辖。科摩罗独立二十年里至少发生20次政变,经济多年负增长。各岛不同群体争权夺利,大科摩罗岛试图排挤昂儒昂与莫埃利两岛独揽联邦大权。而法国治下的马约特岛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岛民还可享受法国公民身份带来的福利。昂儒昂、莫埃利两岛居民羡慕马约

① Pierre Englebert and Rebecca Hummel, “Let’s Stick Together: Understanding Africa’s Secessionist Deficit”, *African Affairs*, vol. 104, no. 416, 2005, pp. 404–405.

② 余文胜:《索马里兰独立问题的由来、现状及前景》,载《国际研究参考》,2021年第9期。

③ Trzeciński Krzysztof, “The Significance of Geographic Location for the Success of Territorial Secession: African Example”, *Miscellanea Geographica*, vol. 11, no. 1, 2004, pp. 207–216.

④ 1977年7月,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分离主义组织“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在索马里政府支持下推进分离欧加登的军事行动,随后索马里出兵支援“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导致与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战争”。战争以索马里失败告终。

⑤ Cederman Lars-Erik, “Transborder Ethnic Kin and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2, 2013, pp. 389–410.

⑥ Baz Lecocq and Georg Klute, “Tuareg Separatism in Mali and Niger”,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p. 27.

特岛的地位,于1997年发起脱离科摩罗、回归法国的分离主义运动,90%以上的岛民在公投中赞同分离。^①

较特殊的一类归并型分离主义运动是“伊斯兰国西非省”“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中非省”“东非贾巴”“索马里伊斯兰国”等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并加入所谓哈里发国家的行动。这类分离主义运动更多是为了获得外界支持、营造声势。

综上,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要么是基于对族群身份的彰显,要么是对政治经济边缘地位的不满,试图通过分离主义运动以改善自身处境,由此,分离主义运动表现为对自治、独立或归并的追求。自治与独立、归并的界限较为模糊,任何一个追求自治的分离主义运动都可能在情势变化后转向更坚决的独立或归并,独立与归并则界限分明。^② 差异化诉求不仅决定了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对其策略选择产生了影响。

三、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的行动策略

不同的诉求影响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策略选择。一般而言,自治型分离主义运动的策略更趋温和。^③ 不过,相似诉求会出现不同的行动策略,某些立场激进的分离主义运动也偏好温和手段,^④ 因而有必要对行动策略问题进行单独讨论。刘泓概括了暴力恐怖、军事对抗、政治运动三类策略。^⑤ 郝时远提出军事对抗、跨界统一、互动分裂、暴力恐怖四类策略。^⑥ 瑞安·格里菲斯(Ryan D. Griffiths)提出民主化运动(democratized movement)、本土法律运动(indigenous legal movement)、面对强势政府的低烈度战斗、面对弱势政府的高烈度战斗、去殖民化运动(decolonial movement),以及“造成建国既成事实”(de facto state movement)等行动策略。他认为,民主国家内分离主义运动更温和,反之更趋暴力。^⑦ 笔者结合撒南非洲国家情况,将分离主义运动行动策略分为武装斗争、竞选、街头抗议与网络动员。

第一类,武装斗争。这有赖于分离主义运动军事部门(反政府武装)的构建与行动。贝克·布鲁斯发现,在2000年撒南非洲国家活跃的14起分离主义运动中有12起采取了武装斗争策略。^⑧ 2020年,撒南非洲国家活跃的13起分离主义运动中仍有9起选择武装斗争。^⑨ 军事手段被视为易于达成分离的策略,而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多数都追求彻底独立。有人据此认为,分离主义运动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其与母国不可调和的矛盾。^⑩ 不过,与母国矛盾同样尖

① Gregor Dobler, "Secessionism in Anjouan, Comoros: Internal Dynamics, External Decisions",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19, p. 160.

② 夏方波、陈琪:《双重整合博弈与分离主义运动的进程性模式分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

③ Ryan D. Griffiths, "Between Dissolution and Blood: How Administrative Lines and Categories Shape Secessionist Outco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3, 2015, pp. 731-751.

④ 例如第一次苏丹内战与早期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在诉求上都较温和,但均选择了暴力手段。而追求独立的索马里兰分离主义运动、追求归并的昂儒昂分离主义运动在行动上却较温和。

⑤ 刘泓等著:《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4页。

⑥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⑦ Ryan D. Griffiths and Louis M. Wasser, "Does Violent Secessionism Work?",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3, no. 5, 2019, pp. 1310-1336; Ryan D. Griffiths, "Secessionist Strategy and Tactical Variation in the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2021, pp. 1-19; Ryan D. Griffiths, *Secession and the Sovereignty Gam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30-47.

⑧ Baker Bruce,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mong Africa's Separatist Movemen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1, 2001, p. 66.

⑨ Kingsbury Damien, *Separat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21, pp. 63-84.

⑩ Charles G. Thomas and Toyin Falola, *Secession and Separatist Conflict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20, pp. 13-14.

锐的比奥科岛分离主义运动却并未选择武装斗争,而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矛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尚不尖锐,但很快爆发武装冲突。因此有人指出,并非矛盾的尖锐程度,而是与母国政府实力对比,才影响了分离主义运动策略选择。^① 结合撒南非洲的情况可以发现,与母国政府实力越接近,分离主义运动越倾向正面军事对抗,反之更倾向游击战争或恐怖袭击。

其一,游击战争。在分离主义区域主要城镇仍被政府军控制、双方实力(特别是资源汲取能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能分散母国政府军事力量、缩小双方差距的游击战争是常见策略。^② 在第一次苏丹内战期间,“阿尼亚尼亚运动”人员装备不及政府军,他们主要以游击方式袭击政府哨所和军队驻地。在第二次苏丹内战中,“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开战游击战时持续扩充自身力量。20 世纪 90 年代初,其战斗人员已超 3.9 万人并拥有更多的半职业化民兵。凭借不断增强的力量,“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在城镇周边的游击战常能迫使政府军困守市区并依赖空投补给,最终演变为围城战。^③

其二,正面军事对抗。分离主义运动占有母国部分地区并造成割据态势时会选择正面对抗。1960 年 7 月,莫伊斯·冲伯(Moise Tshombe)在长期经营加丹加基础上宣布该地区与刚果分离。他不仅从上加丹加矿业集团(Union Miniere du Haute Katanga)的资源出口中囤积大量资金,而且从当地最大族群卢巴人(Luba)中吸纳了充足兵源。在比利时顾问的帮助下,冲伯组建 3 万多人的加丹加宪兵队(Katangese Gendarmerie),有能力与刚果政府军正面交锋。^④ 而随着控制地区被挤压、汲取资源能力下降,一些分离主义运动也会从正面军事对抗转为游击战,如 2002 年安哥拉政府攻占卡宾达分离主义组织主要据点后,后者转入游击战。^⑤

其三,恐怖袭击。分离主义组织会制造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但只是辅助策略。宣称分离的极端组织则将恐怖袭击作为主要手段。对它们而言,恐怖袭击不仅要实现分离,也是为了掠夺人力与物资,并贯彻其他意识形态目标。恐怖袭击加剧了民众恐慌,也让政府疲于应付,但仅就达成分离目标而言作用有限。

第二类,竞选。这是分离主义运动依托合法选举体制,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分离的策略。20 世纪 90 年代初,撒南非洲国家多党制转型为分离主义者合法参政提供了机会,不少人进入政坛鼓吹分离主张。在中央,他们与反对党结盟并向其提供资源,换取反对党胜选后有利于分离主义者的施政许诺。在地方,分离主义者直接竞选,将赢得地方议会多数席作为掌握当地权力的途径,为地方分离公投铺路。这类策略因诉求隐蔽、行动合法而更易动员民众。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L. Horewitz)发现,合法体制对内部分离主义者的约束力有限。^⑥

其一,反政府武装转型政党并参与竞选。部分分离主义反政府武装在实力被削弱的情况下,抓住母国政治转型的机会,经和谈或特赦放下武器,参与合法政治活动。1991 年“埃革阵”夺取埃塞俄比亚政权后,与国内多个分离主义运动展开对话,将其吸纳到合法体制中。“西索马里解放阵

^① Ryan D. Griffiths, “Secessionist Strategy and Tactical Variation in the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2021, pp. 1–19.

^② Buhaug Halvard and Jan Ketil Rød, “Local Determinants of African Civil Wars, 1970–2001”,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5, no. 3, 2006, pp. 315–335.

^③ Sholeye Yusuf and Amal Madibbo, “Religious Humanitari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1990–2005”, *Political Crossroads*, vol. 24, no. 1, 2020, pp. 23–37.

^④ Paul B. Rich, “The Death of Dag Hammarskjöld, the Congolese Civil War, and Decolonisation in Africa, 1960–65”,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vol. 23, no. 2, 2012, p. 357.

^⑤ Joao Gomes Porto, *Cabinda: Notes on a Soon-to-be-forgotten War*, Pretori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3, p. 2.

^⑥ Donald L. Hore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347.

线”就在军事对抗节节失利之际,转型为合法的“西索马里民主党”,试图通过选举获得在欧加登的执政权,推动分离公投。^①

其二,改造现有政党参与竞选。分离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并植入分离主义理念。内战中失败的比夫拉分离主义者于20世纪90年代加入在野党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乌瓦祖鲁克(Ralph Uwazuruike)等人在党内宣扬分离理念,支持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竞选总统,后者则承诺卸任后将支持伊博人(Ibo)竞选总统。乌瓦祖鲁克还依托人民民主党地方支部鼓吹东南各州开展和平的分离公投。^②

其三,组建新党竞选。20世纪90年代多党制转型期间,不少分离主义者都组建新党参与竞选。1990年12月喀麦隆改行多党制后,英语区分离主义者约翰·恩迪(John Fru Ndi)组建“社会民主阵线”,推进“选举执政-分离公投”。在1997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它赢得西北省议会20席中的19席以及西部省议会25席中的15席。^③在坦桑尼亚实行多党制后,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者组建反对党“公民联合阵线”,致力于赢得桑给巴尔总统与议会选举,夺取岛内政权,将桑给巴尔导入分离轨道。不过,取得地区竞选优势对多数分离主义政党来说并不容易。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的议会选举中,“西索马里民主党”通常只能控制135个议席中的几席,至多控制15席(1995年选举)。“赞比亚议题党”也只能控制西部省议会不足15%的席位。^④

第三类,街头抗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街头抗议成为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的常见手段。2020年,在撒南非洲至少有十国存在经常性的分离主义街头抗议。有人认为街头抗议是分离主义政党为竞选而采取的一类宣传鼓动手段,以壮大声势,引导选民。^⑤但对政治经济困境与族际矛盾的关注也会促使民众自发上街,获得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乃至引导。政党并非街头抗议的唯一组织者。

其一,分离主义政党策划的街头抗议。配合选举的街头行动虽从属于政党选举政治,但因其不可控性,政党也无法完全规定其规模、方式和走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竞选。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在1991年选举期间多次鼓动洛兹人上街游行以抵制执政党。但其胜选后,却无法叫停愈演愈烈的街头骚乱。分离主义者要求赋予西部省更多的自治权,并在1993年7月动员五千多人围攻了西部省洛兹人酋长官邸。桑给巴尔“公民联合阵线”在竞选时常辅以街头游行造势,不过2000年选举后由其组织的民众游行很快失控并引发全岛骚乱,为坦桑尼亚联合政府介入提供了理由,“公民联合阵线”主要目标反而都落空了。^⑥

其二,分离主义非政府组织组织的街头抗议。对于无法参与竞选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动员、协调、资助民众走上街头是其释放影响力的主要策略。非政府组织发挥其“草根”优势,彰显作为政府、市场外的“第三方力量”,隐蔽植入分离主义诉求。在桑给巴尔,2011年以后由非政府组织“伊斯兰动员与传播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Islamic Mobilisation and Propagation)策划的分离主义性质的街头抗议影响巨大,甚至引发一系列暴力袭击。在喀麦隆英语区,非政府组织“南喀麦隆民族

① Sarah Vaughan, "Ethiopia, Somalia, and the Ogaden: Still a Running Sore at the Heart of the Horn of Africa",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p. 107-108.

② Okonta Ike, "'Biafra of the Mind': MASSOB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16, no. 2, 2014, p. 360.

③ Piet Konings and Francis B. Nyamnjoh, "Anglophon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Cameroon",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l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 76.

④ Baker Bruce,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mong Africa's Separatist Movemen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1, 2001, p. 69.

⑤ Barbara G. Brents and Deo S. Mshigeni, "Terrorism in Context: Race, Religion, Party and Violent Conflict in Zanzibar",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32, no. 2, 2004, p. 60.

⑥ Shumbana Karume,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 in Zanzibar*, Johannesburg: Elector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mocracy in Africa, 2004, p. 4.

委员会”(Southern Cameroons National Council)策划的街头集会与游行同样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①

第四类,网络动员。21世纪以来分离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身主张,例如发帖、直播、征集签名。周光俊提炼了宣传鼓动、募集资金、召集人员、策划行动等网络动员策略。^②弗洛里伯特·恩东(Floribert Patrick C. Endong)指出,网络社交媒体作用日益突出,特别在非洲国家网络监管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它已不只是一类辅助性策略。^③

其一,组织国内支持者。能否聚拢更多支持者,关系到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力。2010年以来,伊博人分离主义者转向网络动员,通过视频或文字将自身塑造成尼日利亚犹太人。这一策略博得大量同情,网络平台的分离主义集会也吸引到越来越多粉丝。支持者不仅在網上引导舆论,而且通过网络组织示威游行,甚至袭警。他们袭警时的直播又继续在网络上鼓动更多支持者参与。^④其二,动员国外支持者。利用互联网的全球联通性特点,分离主义者便捷地向国外势力表达诉求、建立联系。2016年以来,喀麦隆英语区分离主义者建立了名为“camnet”的论坛,发布专门面向国外受众的文字视频,渲染英语区遭受的“法语殖民”问题。^⑤在其宣传攻势下,国外不少有影响力的人士都向喀麦隆政府施压,论坛募捐系统也为分离主义者征集到不少国外捐款。^⑥赞比亚洛兹人分离主义者别出心裁,在“推特”“脸书”上传政府废除的1964年《巴罗策兰协定》,组织“开放的”法律讨论,吸引欧美高校学者参与。他们自称是恢复法律尊严、抵制赞比亚政府不公的“义民”。^⑦

表7 撒南非洲分离主义运动的行动策略选择^⑧

| | 武装斗争 | 议会竞选 | 街头抗议 | 网络动员 |
|-------------------|------|------|------|------|
| 苏丹:南部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尼日利亚: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
|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肯尼亚:索马里人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安哥拉:卡宾达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 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人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见下页续表)

① Joseph Lon Nfi, “Stages and Changing Modus Operandi of Anglophone Separatists in Cameroon Since 1984”, *Africana Studia*, Issue 33, 2021, p. 39.

② 周光俊:《网络分离主义运动:挑战与应对》,载《情报杂志》,2019年第7期。

③ Floribert Patrick C. Endong, “The ‘Dark Side’ of African Digital Diplomacy: The Response of Cameroon and Nigeria to Separatists’ Online Propagand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3, 2021, pp. 449 – 469.

④ Chilwa Innocent and Isioma M. Chilwa, “Separatists or Terrorists? Jews or Nigerians?: Media and Cyber Discourses on the Complex Identity of the ‘Biafra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 19, no. 4, 2020, pp. 583 – 603.

⑤ “camnet”是由喀麦隆国名与互联网一词组合而成的合成词。See Joseph Lon Nfi, “Stages and Changing Modus Operandi of Anglophone Separatists in Cameroon Since 1984”, *Africana Studia*, Issue 33, 2021, p. 39.

⑥ Josef Kucera, “A Mid-Rainy-Season Night’s Dream: Cyber-Secessionism in Cameroon, 2016-2018”, in Martin Riegl and Bohumil Doboš (eds.), *Perspectives on Secession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pp. 109 – 124.

⑦ Jack Hogan and Giacomo Macola, “From Royalism to E-secessionism: Lozi Histories and Ethnic Politics in Zambia”, in Caroline Davis and David Johnson (eds.), *The Book in Africa Critical Debates*, London: Palgrave, 2015, p. 166.

⑧ 笔者自制。

(接上页)

| | | | | |
|-------------------|---|---|---|--|
| 赤道几内亚:比奥科岛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 科摩罗:昂儒昂、莫埃利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喀麦隆:英语区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 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加纳:西多哥兰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肯尼亚:蒙巴萨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纳米比亚:卡普里维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赞比亚:西部省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 南非:西开普省分离主义运动 | √ | √ | √ | |

分离主义运动的策略选择往往基于实力对比。政府控制能力较弱时,武装斗争是常见策略。若衡量投入产出,街头抗议则能在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实现部分分离诉求。街头抗议还能获得更多的国际社会同情,给母国政府施加压力。相较这两类策略,议会竞选与网络动员效果更有限。不过,分离主义运动的策略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非此即彼。多种策略配合使用,常常成为撒南非洲国家需面对的巨大治理挑战。

四、撒南非洲国家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

分离主义运动试图分裂国家领土,挑战国家主权,损害政府权威,是非洲国内动荡的重大诱因。因其与“跨界族群”、宗教团体,乃至邻国联动,也对地区稳定产生冲击。如何有效应对分离主义运动,是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棘手难题。无论是打击还是妥协,都伴随一定的政治风险及连锁反应。

尽管冷战后出现了不少成功分离的案例,^①但多数学者还是坚持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分离主义治理的一般性原则。^② 艾瑞德·里帕特(Arend Lijphart)认为协调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能将分离主义者吸收进政府实现权力分享。换言之,变革政府性质、完善利益分享机制有助于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③ 王建娥主张,促进分离主义运动活跃区的经济发展、消除人群隔阂并增强向心力,是治理分离主义运动的关键。^④ 贝雷克泰布(Redie Berekteab)强调在国际法层面对分离主义运动的非法性认定,认为这是阻止其壮大的关键。^⑤ 阿赫桑·巴特(Ahsan I. Butt)主张在面对暴力分离主义运动时军事镇压的必要性。^⑥ 有人也注意到分化策略可通过满足分离主义者

① 有学者主张为避免分离主义运动对抗升级而“和平分手”, see Jan Tullberg and Birgitta S. Tullberg, “Separation or Unity? A Model for Solving Ethnic Conflicts”, *Politics and the Life Sciences*, vol. 16, no. 2, 1997, pp. 237 – 248.

② 参见刘泓等著:《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 Arend Lijphart, “The Power-sharing Approach”, in Joseph V. Montville (ed.),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491 – 509. 有学者强调作为权力分享形式的“权力下放”,认为这能有效应对分离主义运动, see David R. Cameron, Gustav Ranis and Annalisa Zinn, *Globaliz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s the Nation-State Under Sieg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203; Suberu Rotimi, “Federalism in Africa: The Nigerian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thnopolitics*, vol. 8, no. 1, 2009, pp. 67 – 86; 李捷、雍通:《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治理》,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5期;许川:《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的内在逻辑》,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王建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载《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Redie Berekteab (ed.),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in Africa: The Post-Colonial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52 – 56.

⑥ Ahsan I. Butt, *Secession and Security: Explaining State Strategy Against Separatist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16 – 217.

部分诉求,促成其内部分化。^① 严庆提出严厉打击、政治容留、认同调控、柔性控制和抑制外部干预五类治理路径。^② 李捷、杨恕提炼了“被迫实行军事打击策略”“灵活采取制度妥协策略”“经济施压与政治孤立施压策略”三类治理策略。^③ 周光俊立足治理主体提出“民族国家分散治理”“地区区域协同治理”“全球共同治理”“非政府组织辅助治理”等策略。^④ 贝克·布鲁斯针对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提出消除民众支持、排除外部干预、母国直接行动三类策略。^⑤ 值得强调的是,撒南非洲国家为避免分离主义运动可能引发的外部干预,往往将其置于国内议程,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也多以各国政府为主体。

第一类,硬性治理。这是在凸显排他性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采取的治理策略。在分离主义运动兴起之初,政府偏好强硬手段,毕竟这类手段针对性强、收效快,有望在初期迅速平息分离主义运动。施特劳斯·斯科特(Straus Scott)认为由于非洲国家普遍面临族群整合挑战,政府坚决打击初兴的分离主义运动可实现有效震慑。^⑥ 当面对激进分离主义者的暴力行动时,强硬手段更是政府政策工具箱中的首选。

其一,军事打击。这是对分离主义威胁最为直接的、具有必然性的回应。军事打击一般表现为外部封锁与突入、内部多点攻击两种形态。外部封锁与突入多出现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分离主义运动势力较弱,实际控制区有限,政府易完成包围与突入打击;二是分离主义运动势力已完全控制某一区域且势力较强,政府也会通过封锁以切断外部补给,在削弱其力量后实行围攻。科摩罗对昂儒昂岛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属于前一类情况。虽然昂儒昂岛被分离主义势力完全控制,但岛小力弱。2008年初科摩罗在坦桑尼亚、苏丹的帮助下对昂儒昂岛实行包围封锁,切断分离主义者获取外部资源的渠道。3月,政府军迅速占领岛上城镇平息了分离主义运动。^⑦ 比夫拉战争属于后一类情况。分离主义者占据尼日利亚近1/3国土,不仅有效控制内部各州,而且掌握了三角洲石油产区。联邦政府派遣近30万军队沿分离主义控制区布防并寻求喀麦隆政府配合以封锁比夫拉东界。政府军还占领哈尔科特港(Harcourt),切断分离主义者的海上通道。突入行动是在比夫拉力量衰退后展开的,埃努古(Enugu)、奥韦里(Owerri)重镇相继被政府军攻占,“比夫拉共和国”最终被消灭。内部多点攻击常出现在分离主义势力较强、但对影响区控制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影响区内的亲政府势力支持、或推行分化策略以渗入其内部,成为政府的主要选项。第二次苏丹内战爆发后,鉴于分离主义者无法完全控制整个南方,政府军在陆空补给基础上以朱巴(Juba)、瓦乌(Wau)、马拉卡勒(Malakal)等南方重镇为据点展开对分离主义者的打击。政府也分化南方各族群,一度将里克·马查尔(Riek Machar)领导的努尔人(Nuer)武装争取过来,削弱了“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埃塞俄比亚德格政权(Derg)也是通过控制阿斯马拉(Asmara)、克伦(Keren)、马萨瓦(Massawa)等

① Erin K. Jenne, Stephen M. Saideman and Will Lowe, “Separatism as a Bargaining Posture: The Role of Leverage in Minority Radical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5, 2007, pp. 539–558.

② 严庆:《民族分裂主义及其治理模式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

③ 李捷、杨恕:《反分裂主义:共识和应对》,载《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4期。

④ 周光俊:《族群分离运动治理:缘起、结构与议题》,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⑤ Baker Bruce, “Separating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among Africa’s Separatist Movemen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3, no. 1, 2001, pp. 73–82.

⑥ Straus Scott, “Wars do E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111, no. 443, 2012, pp. 179–201.

⑦ Svensson Emma, *The African Union’s Operations in the Comoros: MAES and Operation Democracy*,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2008, p. 15.

厄立特里亚重镇以实施对分离主义者的打击。^①

其二,刚性维稳。其暴力程度较军事打击弱,是以稳定社会秩序为目标的高压策略。各国政府对分离主义者街头集会、游行示威的强制驱散是刚性维稳的一种常见表现。政府为避免事态恶化,往往会及早驱散示威人群。当人群围堵政府部门时,政府会布置警力组成人墙并设置障碍物。若情况恶化,配有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的警察、安全部队会强制驱散人群。面对有组织的街头暴力,政府还会抓捕示威组织者。2011年分离主义者在赞比亚西部省省会芒古(Mongu)的游行示威,就有预谋地使用步枪、手榴弹冲击政府部门。政府派出武装警察逮捕暴力实施者,当场击毙两人,依法取缔幕后的“巴罗策爱国阵线”(Barotse Patriot Front)。^②

其三,政治孤立。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解除分离主义者担任的职务;二是限制、打压分离主义政党。前一种情况多是为了消除体制内分离主义者的影响。如坦桑尼亚革命党政府为消除党内鼓吹桑给巴尔分离的势力,于1988年1月免除赛义夫·哈马德(Seif Shariff Hamad)等人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肃清了执政党内的分离派。一些新组政党为积聚力量也曾拉拢分离主义者,但在胜选后逐步与后者划清了界线。20世纪90年代初,赞比亚“多党民主运动”任命分离主义者姆比库西塔-勒瓦尼卡(Akashambatwa Mbikusita-Lewanika)为秘书长,确保了洛兹人的选票。在该党领导人奇卢巴当选总统后,拒绝了勒瓦尼卡有关洛兹人自治或独立的诉求并解除其在政府与党内的职务。后一种情况多发生在地方政府选举之际。随着尼日利亚军政府“还政于民”,1999年11月成立的“实现比夫拉国家主权运动”(Movement for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iafra)致力于整合伊博人赢得东南各州选举。联邦政府限制其他党派与该党联合竞选,通过孤立的办法使其无法凭借竞选上台。2013年联邦政府又以组织街头暴力为由取缔该党,有效打击了伊博人的分离主义运动。^③

第二类,柔性治理。柔性手段是必要的治理选项,但若优先采用,又可能被视为与分离主义势力妥协,这种疑虑关乎政府合法性与国家稳定。当然,与处置具体事件的柔性手段不同,作为一种应对分离主义结构性态势的柔性手段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短期看,硬性手段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从长期看,柔性手段更有利于巩固统一国家的基础。有人认为,硬性治理在单位时间内资源投入密度大、代价高、可持续性差,不利于消灭分散、隐蔽、潜在的分离主义势力;柔性治理的重要性由此凸显。^④

其一,停火与和解。在武力打击分离主义武装时,无论政府弱势或强势,都会提出停火与谈判倡议,这既是争取时间的策略,也是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更是回应国际援助方要求的表现。一是当政府弱势时,停火与和解成为军事打击的辅助手段,可以为政府积聚力量发动新一轮打击争取时间;但也可能是政府放弃硬性手段,调整政策的表现。加丹加分离主义武装前期攻势猛烈,政府1961年4月通过谈判以延缓其势头。在此期间,政府加强军队训练、争取外部支持。1963年初政府军重整旗鼓最终击溃分离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安哥拉政府迫于美法企业保障石油开采安全的压力,于1995年9月与“卡宾达解放阵线”(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nclave of Cabinda)达成临时停火协议,承认其合法性。而在2002年平息各地反政府武装后,政府废止停火协议,向卡宾

^① Awet T. Weldemichael, "The Eritrean Long March: The Strategic Withdrawal of the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1978 - 1979",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3, no. 4, 2009, p. 1264.

^② Jack Hogan, "'What Then Happened To Our Eden?': The Long History of Lozi Secessionism, 1890 - 2013",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0, no. 5, 2014, p. 923.

^③ Okonta Ike, "'Biafra of the Mind': MASSOB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16, no. 2, 2014, p. 360.

^④ Mareike Schomerus, Pierre Englebert and Lotje de Vries, "Africa's Secessionism: A Breakdance of Aspiration, Grievance, Performance and Disenchantment",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pp. 1 - 20.

达大规模增兵并占领“卡宾达解放阵线”基地孔戈-松州(Kungo-Shonzo)。与之相对,苏丹政府2005年1月向“苏丹人民解放运动”提出停火倡议则是在政府军战场接连失利、美国持续施压情况下的政策调整。^① 占据优势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以自治为条件与政府和解,最终将南苏丹导向分离轨道。二是当政府强势时,停火与和解就成为向失败者释放善意,为冲突后重建提前铺垫的策略。随着军事胜利,尼日利亚联邦政府1970年初寻求与比夫拉分离主义领导人奥朱古谈判。政府做出妥协,在不追究分离主义领导人责任的同时允许其参与政治活动,换取奥朱古放弃分离独立诉求。1982年5月,奥朱古获特赦回国竞选联邦参议员,其他分离主义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② 2006年8月,卡宾达分离主义者在军事失利后与安哥拉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政府让渡部分自治权给卡宾达当地人,换取其放弃分离的承诺。^③

其二,让步与妥协。面对非军事对抗型分离主义运动,各国政府为避免矛盾激化,尤其是为防止升级为军事对抗,通常会在文化语言政策、宗教政策、权力分配等方面满足分离主义者诉求。一是地方分权。政府在建设包容性制度体系过程中,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地方,在不损害国家边界完整的前提下推进区域自治,平衡国家与地方关系,实现对分离主义的治理。坦桑尼亚认可桑给巴尔总统、议会对地方治理的充分权力,赞比亚政府赋予巴罗策兰自治地位,确保了20世纪60年代两国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有效管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重视经济利益分享。1993年坦桑尼亚实施发展桑给巴尔的“沿海地区减贫计划”(The Plan to Eradicate Poverty in Coastal Areas)、2002年以来赞比亚政府向西部省倾斜资源,进一步回应分离主义者的经济诉求。^④ 二是中央权力分享。这既能满足分离主义者权力诉求,给予其在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又能使其居住在首都,实现分离主义“人地分隔”。20世纪70年代以来,赞比亚政府吸引伊鲁特·勒瓦尼卡(Ilute Lewanika)、纳鲁米诺·芒迪亚(Nalumino Mundia)等新一代分离主义者到中央任职,使其远离洛兹人聚居的西部省,有效削弱了其影响。^⑤

其三,多元融合。撒南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频发的根源在于认同错位。各国在推进治理时,日益重视抑制族群中心主义、探索族际合作治理、促进地区间社会与政治一体化、凝聚各方合力、防范政治风险,着力于解决症结问题。^⑥ 一是抑制族群中心主义、尊重族群多元共处。21世纪以来,坦桑尼亚政府多次组织两岸民众交流会,倡导相互尊重,维护桑给巴尔传统,营造两岸平等联合的氛围。赞比亚政府也严厉打击奔巴人(Pemba)、通加人(Tonga)对洛兹人的排斥言论,倡导多民族共同建设平等和谐的赞比亚等理念。2016年1月的宪法修正案更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国家多族群基础上的合作原则。^⑦ 二是构建共有身份认同。与消灭某一族群文化的同化政策不同,尊重各族群文化差异,强调各族群平等与团结,突出族群间互动与融合,以此构建共有身份认同、凝聚合力,

^① Douglas H. Johnson, “New Sudan or South Sudan?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Sudan’s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ivil Wars*, vol. 15, no. 2, 2013, p. 143.

^② Okpu Ugbana, “Inter-Party Political Relations in Nigeria 1979 – 1983”, *Africa Spectrum*, vol. 20, no. 2, 1985, pp. 193 – 194.

^③ Katarina Szulenyiova, *Between Cabinda and Oecussi: The Role of Territory in Intrastate Relations*,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2012, p. 40.

^④ Mohammed Ali Bakari, *The Democratisation Process in Zanzibar: A Retarded Transition*, Hamburg: Institut für Afrika-Kunde, 2001, p. 194.

^⑤ Jack Hogan, “What Then Happened To Our Eden?: The Long History of Lozi Secessionism, 1890-2013”,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40, no. 5, 2014, p. 918.

^⑥ 常士阔:《族际合作治理: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8—171页。

^⑦ Wolfgang Zeller and Henning Melber, “United in Separation? Lozi Secessionism in Zambia and Namibia”, in Lotje de Vries, Pierre Englebert and Mareike Schomerus (eds.), *Secessionism in African Politics: Aspiration, Grievance, Performance, Disenchantment*, London: Palgrave, 2019, p. 320.

乃是治理分离主义的根本。正是在新宪法修正案确认了国家多族群属性的基础上,赞比亚总统埃德加·隆古(Edgar C. Lungu)再提“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的口号,呼吁各族群在平等交流基础上共享“赞比亚人”这一新身份。^① 1994年以来,南非将包括英语、阿非利卡语(Afrikaans)、祖鲁语(Zulu)、科萨语(Xhosa)等十一种语言都列为官方语言,既复兴黑人传统,也包容白人文化。国旗上黑色象征黑人,白色象征白人,寓意多种族团结。“新南非人”正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国民身份建构。这对安抚夸祖鲁-纳塔尔、西开普的分离主义运动具有积极意义。^②

综合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撒南非洲国家更倾向于采取硬性治理手段,这既是因为冷战中大国相互牵制,非洲国家有更多自主政策空间,也是由于新生政权对强力解决分离主义运动抱有信心,低估了其背后涉及的族群、宗教、经济等深层因素的复杂性与长期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对撒南非洲国家的干涉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制裁等手段被频繁使用。一方面,这有助于抑制某些国家政府滥用武力等硬性手段,避免了局势的恶化,特别是对平民的伤害;另一方面,其本质是对一国主权的干涉,限制了撒南非洲国家的政策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分离主义运动。而欧美对某些分离主义运动的直接支持,加剧了撒南非洲国家治理困境。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地区国家在使用硬性手段的同时,更注意挖掘利用柔性手段,以尽力规避、化解外部干涉,以更小代价取得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成效。当前,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兼收并蓄各类治理手段的重要性,在应对分离主义运动时的政策工具日益丰富。

Abstract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in numbers and spreading in distribution across the whole region. Colonial legacies and ethnic demand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stimulate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demands for autonomy, independence or integ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which change as circumstances change. The strength contrast determines the strategy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would pursue. Armed struggl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street protest and network mobilization have all become options of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appeared to be used together. In sub-Saharan Africa, secession is not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problems. Instead, it creates new and mor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the secessionist movements,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have combined hard governance with soft governance. The former is used to suppress and quell chaos quickly in a short run, while the latter is dedicated to long-term pacific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in managing secession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deserve close attention.

(王涛,教授,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于红]

^① Lyubov Ya. Prokopenko, “The Principle ‘One Zambia, One Nation’: Fifty Years Later”, *Social Evolution & History*, vol. 17, no. 1, 2018, p. 67.

^② 严庆:《民族分裂主义及其治理模式研究》,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